

马烽、孙谦电影剧作选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马烽、孙谦电影剧作选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7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辑著名作家马烽、孙谦合写的五个电影剧本，有反映60年代初期，我国农村某公社书记为了战胜饥荒和发展生产，领导农民兴修水利的《高山流水》；描写70年代某一新到任的县委书记与“四人帮”爪牙进行斗争的《新来的县委书记》（即《泪痕》，获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及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）；概括描述中国农村三十年来变迁的《几度风雪几度春》；反映80年代农村新面貌的《咱们的退伍兵》（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第六届特别奖、第九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、广播电影电视部1985年优秀影片奖、第二届解放军文艺奖、上影、美影第五届小百花奖最佳影片奖、最佳编剧奖）及《山村锣鼓》。

马烽、孙谦坚持深入农村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农民的各种不同生活片断，通读这几个剧本后，将会使人看到三十多年来，我国农村变化的大致轮廓；时代感较强，富于较浓郁的生活气息，笔触纯朴。

责任编辑：徐 虹

封面设计：张兴升

马烽 孙谦电影剧作选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：16 $\frac{7}{8}$ 插页：3 字数：30 000

1988年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0 00册

书号：10061·535/ISBN 7-106-00097-3/I·0021

定价：（平）3.75元



马烽(右) 孙谦(左)

目 录

高山流水.....	1
新来的县委书记（即《泪痕》）.....	83
几度风雪几度春（正、续集）.....	165
咱们的退伍兵.....	345
山村锣鼓.....	443
后记.....	531

高山流水

人 物 表

赵春山：年近五十，公社书记。

大宝：二十五岁，其子，转业军人。

小云：二十三岁，其女，工地医生。

大婶：四十五岁，其妻。

钱永年：六十余岁，老石匠。

孙秀兰：二十五岁，女，工程党委副书记。

李耀廷：四十余岁，李家沟大队支书。

改梅：十六岁，其女，民工。

小梅：十五岁，其次女，民工。

周技术员：二十六岁。

吴书记：四十余岁，县委书记。

郑玉霞：二十余岁，女民工。

王长锁：二十余岁，男民工。

冯国华：十九岁，男民工。

陈小牛：十六岁，男民工。

小牛妈：四十岁，社员。

褚贵和：五十余岁，烧石灰师傅。

卫永安：二十七岁，工程副指挥。

蒋二友：四十余岁，民工。

沈县长：五十余岁。

韩守礼：四十余岁，投机倒把分子。

第一章

—

一九六〇年深秋。

一片小平原，村庄星罗棋布。四周群山环绕。从东到西有一条深涧，涧底清水奔流，地里干旱异常。微风吹过，尘土飞扬。

李耀廷挑着一副担子，一头是一大捆布鞋，另一头挂着个背包。他女儿李改梅用网兜兜着个脸盆，里边放着一些梳洗用具。两个人沿着涧边的大路，趟着厚厚的尘土，向前走着。

田野里到处是人，他们正在细心地收割那些旱坏了的庄稼——谷穗象兔子的尾巴，高粱穗只有拳头大，瘦小的玉茭棒子一半没有籽粒……

李改梅：“爸爸，这庄稼太次了。”

李耀廷：“是啊，旱坏了。”

李改梅：“靠着河边种旱地……”

李耀廷：“公社赵书记拼着老命修‘胜天渠’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
李改梅：“爸爸，‘胜天渠’什么时候能完工？”

李耀廷：“听公社赵书记说，再苦战一年多，大功就告成了。”

李改梅：“那，那我也得在渠上待一年多？”

李耀廷：“一年多算什么？有的人从五八年冬天一开工就上了渠，已经连着干了二年啦！”

二

丛山峻岭之中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深沟，清清的河水在乱石河床上向东奔流。山腰里有一条新修的盘山渠道，象一条长龙，从遥远的上游爬行过来，穿过一些涵洞，跨过一些沟、壑，伸到了一座刚刚完工的大跨度单孔拱形渡槽跟前。

李耀廷和李改梅来到了渡槽前。只见有些人正在拆卸脚手架。附近的山坡上，有的人在开山炸石，有的人在砌盘山渠道……

到处是招展的红旗，到处是忙碌的人群。

渡槽拱门正中镶着一块石匾额，上边刻着四个大字，旁边还有一行小字。

李改梅随口念了出来：“‘飞虹渡槽’，‘一九六〇年十月竣工’。飞虹……多有诗意！多好……”

李耀廷：“好的工程多着哩！”

正在这时，孙秀兰挑着一副货郎担，郑玉霞和几个女青年拿着石匠工具走了过来。

孙秀兰：“呀，李耀廷同志，给你们大队民工送鞋来了？”

李耀廷：“是啊。捎带还给你们送来个人。”

郑玉霞：“这是谁？”

李耀廷：“我女儿改梅。”

孙秀兰：“怎么我不认识？”

李耀廷：“前几年在太原她舅舅家住着上学。今年中学毕业了，我送她来住咱们的劳动大学。”

孙秀兰：“今年灾情严重，赵书记指示不让再从各大队抽人了。”

李耀廷：“这是老赵特别批准的。”

孙秀兰：“那，欢迎，欢迎。”

李耀廷：“郑玉霞，收下这个徒弟吧。”

郑玉霞：“呀，我们突击队是专和石头打交道的。看看她这个头……”她边说边走到李改梅跟前比了比——李改梅比她矮一头，随即她又用粗壮的大手，举起李改梅的小手说，“看看这手，软的象棉花。”

李改梅不高兴地红了脸。

孙秀兰：“干上一阵，不就磨出老茧来了？”

李耀廷：“赵书记也是这么说。”

郑玉霞：“好吧，那就跟我们来吧。”她接过李改梅的背包，和女青年们一起走了。

孙秀兰：“赵书记啥时能回工地来？”

李耀廷：“他正在各大队发动节约度荒。大抓小秋收，大量收集野菜。恐怕过一阵子才能回来。对啦，他要我转告你：得抓紧七孔渡槽的施工，要是明年开春以前搞不完，等消冰水下来可就难办了。”

孙秀兰：“正在准备开工！”

三

七孔渡槽工地，热火朝天。到处是红旗，到处是忙忙碌碌的民工。

褚贵和老汉在忙着烧石灰；一座座的石灰窑排成长队，有的已经烧成了，有的刚刚点火，冒着浓浓的黑烟。

钱永年率领着工匠们在紧张地砌桥基。其余的民工们，有的在和灰浆，有的在抬料石……

周技术员拿着卷尺，和孙秀兰在丈量、计算已砌好的石方。

孙秀兰：“周技术员，你算计的怎么样？”

周技术员：“根据现在的进度来计算，明年开春以前完工，

问题不大。钱师傅，你估计呢？”

钱永年正接过赵小云递过来的一杯水吃药，忙说道：“到时候验收工程就对了。”

孙秀兰：“你老这一说，这就更没问题了。”

钱永年：“可你得保证料石要供得上。”

孙秀兰：“决不能让你们停工待料。”

四

采石场上。许多青年男女在打炮眼，铁锤飞舞，钢钎旋转，发出一片“叮叮当当”有节奏的声响。

孙秀兰双手把着两根钢钎。郑玉霞和王长锁每人抡着一把铁锤在比赛。郑玉霞面不改色，铁锤愈抡愈猛；王长锁汗流满面，铁锤愈抡愈慢。最后终于停下来了。

郑玉霞：“王长锁，你小子下软蛋了？”

王长锁边大口喘气，边说道：“等我喘口气，咱再比高低。”

孙秀兰笑道：“已失败了，还不服？”

郑玉霞：“这小子是属鸭子的，肉煮软了，嘴还是硬的。”

人们都笑了起来。

孙秀兰：“休息喽！”

大家都停了手，有的揩汗，有的喝水，有的坐下来看报……

冯国华空着两手，气呼呼地来到了采石场。他身后跟着李改梅。

冯国华：“秀兰同志……”

孙秀兰：“不是让你们去取雷管和炸药？……”

冯国华：“库房里没有了。”

郑玉霞：“什么？没有了？！你们就没有去找卫副指挥？”

李改梅：“找了。他说马上就到城里去拉。”

正说着，一辆卡车开过来了。孙秀兰一扬手，卡车停住了。

卫永安从驾驶室伸出头来问道：“喂，秀兰，城里有捎的？”

孙秀兰：“老卫，早几天我就和你打过招呼，要你注意雷管和炸药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拉回来？”

卫永安：“这不就是去拉嘛！”

郑玉霞：“卫副指挥，你可早点回来，这儿急等着用呢！”

卫永安：“这是汽车，不是毛驴，用不了晌午就回来了。”他扭头向司机说了声：“走！”

卡车“呼”一声开走了。

采石场上有节奏的铁锤声，又继续响了起来。

五

在有节奏的铁锤声中，太阳正午了……

在有节奏的铁锤声中，太阳西沉了……

傍晚时分，远处响起了收工的号音。

采石工地上，一排排空炮眼。有的人正在收拾工具，准备下工。有的人坐在空炮眼跟前，等着卫永安回来。

郑玉霞：“天都快黑了，他还不回来！”

赵小云：“再不回来，今天可点不成炮了！”

一直向远处了望的孙秀兰忽然叫道：“老卫回来了！”

人们“呼”地站了起来，极目远望。这时，王长锁和冯国华他们也走了过来。

冯国华：“怎么没有汽车啊？”

赵小云：“准是坏到半路上了……”

满头汗水的卫永安走了过来，人们立即围了上去。

“你怎么空手回来了？”

“雷管呢？”

“炸药呢？”

“出了什么事儿了？”

卫永安：“是出事儿了。农建公司说：今年物资紧张，雷管、

炸药、水泥，都不给了。”

众人：“不给了!?”

孙秀兰：“那是去年就调拨给咱们的……”

卫永安：“可现在一古脑儿都冻结了，连汽车也收回去了。”

孙秀兰：“农建公司有什么权力这样做?”

卫永安：“他们说，这是奉沈县长的指示。”

众人：“沈县长!?”

卫永安：“嗯，沈县长的指示。”他走了。

郑玉霞一下跌坐在地上：“这是背后卡人的脖子!”

一张张愁苦的脸，焦急的脸，气愤的脸，沉思的脸……

一排排空炮眼，空炮眼，还是空炮眼……

六

钱永年怒容满面，在街上匆匆走着，赵小云随后追了上来。

赵小云：“钱大伯，开饭了。”

钱永年：“我不吃!”

赵小云：“不管有天大的事，总不能不吃饭呀?”

钱永年：“我不饿!”

赵小云：“你三天两头不吃饭，营养供不上，热量不够，把身子拖垮了怎办?爸爸知道了又该骂我了。”

钱永年：“让他骂我，我顶着!”边说边冲进门口挂有“胜天渠工程指挥部”牌子的院子去了。

七

工地指挥部。挤着许多人。卫永安正喝着水，钱永年冲着他大叫大嚷。

钱永年：“料石，你给我料石!”

李改梅：“钱大伯，你先喝杯开水……”

钱永年：“我要的不是开水，是石头！”他扭头又向卫永安嚷着，“你是专管物资的，一个多月以前，老赵就关照过你；前几天秀兰又关照过你，让你注意炸药和雷管。没有这些东西，没有料石，你让我拿什么砌渡槽？”

钱永年的话还没落音，郑玉霞和冯国华、王长锁等人冲了进来。

郑玉霞：“卫副指挥，打下那么多炮眼，炸药在哪儿？”

冯国华：“没有雷管，没有炸药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”

人们乱哄哄地叫起来，只能听见“雷管”、“炸药”、“石头”的声音，偶而还可以听见孙秀兰打电话的喊声：“我找赵书记！……什么？……到地里去了？……请你转告他……”

卫永安：“怎么都冲着我来？我有雷管？我有炸药？我……”

钱永年：“你是副指挥！”

卫永安：“物资是沈县长冻结的，和我有啥关系？！”

众人：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
蒋二友：“巧媳妇难做无米粥啊！”

卫永安：“是呀，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停工……”

一下子人们又乱哄哄叫喊了起来：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停工？！”

“绝不能停工！”

“你有什么权力停工？”

在人们哄吵声中，孙秀兰放下了耳机，思索了一下，站了起来。

孙秀兰：“同志们，困难吓不倒我们。没有好办法，先用笨办法解决：连夜突击，把准备砌盘山渠的石头搬过来！”

王长锁：“对，先修渡槽！”

蒋二友：“那太远了，搬一块石头来回二里地……”

孙秀兰：“那也比停工待料好……”

钱永年：“别说二里，五里也得搬！要不日夜赶工，消冰水一下来，七孔渡槽全得完！”

郑玉霞：“走！”

卫永安：“等等！盘山渠是老赵亲自抓的，那里的石头不能动！”

孙秀兰：“一切后果由我负责。走，连夜搬！”

八

夜晚，工地上灯笼火把，好象一条长龙。孙秀兰领着民工，从盘山渠道上，往渡槽工地搬运石头……

白天。他们在继续搬运……

渡槽工地附近堆放下好些石头。郑玉霞领着一些姑娘们在锻料石……

钱永年和石工们继续砌桥基……

孙秀兰又领着人搬来了石头，周技术员迎了上去。

周技术员：“秀兰同志，石头还多吗？”

孙秀兰：“不多了。”

周技术员：“呀，那以后怎么办？”

有人叫道：“赵书记回来了！”

赵春山满头汗水走了过来，人们惊喜地叫道：

“赵书记！”

“老赵！”

工地上的许多人都拥了过来。

赵春山：“这石头是从哪儿搬来的？”

周技术员：“从……”

孙秀兰：“我让从盘山渠搬来的……”

赵春山：“好啊，这个紧急措施用得真好！”

钱永年气呼呼地走了过来。

赵春山：“老钱，最近身体怎么样？”

钱永年：“先别问这个，你说下一步怎办？”

赵春山：“怎办？干呗！”

孙秀兰：“可是沈县长把所有急需的物资都卡了……”

赵春山：“没有什么了不起！没有汽车就用人抬、驴驮；没有炸药咱们就自己造。老钱，打日本时候，咱们不就是用那些土家伙把敌人炸了个屁滚尿流？”

钱永年兴奋起来了：“对，对的！”

赵春山：“五八年初动工，县里没给咱们一点支援，滚水坝和渠首工程，不是照样修起来了？要是五九年县里不给咱们调拨那些物资，难道‘胜天渠’就不修了？”

“修！”人们异口同声地叫喊起来。

钱永年大声喊道：“有办法了！干活走！”他说着大步流星走了。

其余的民工们也跟着走了。这里只留下了赵春山和孙秀兰。

赵春山：“秀兰，这里的形势怎么样？”

孙秀兰：“大家吃够了干旱的苦头，勒紧裤带也决心要把胜天渠修成……”

九

韩守礼肩上挂着个挎包，悠悠闲闲地走进工程指挥部所住的山庄。

路旁的空地上，盘着两座烘炉，铁匠们正忙着锻钢钎。不远处的场院里放着好些小平车，有的人在补带，有的人在修理损坏了的车厢。

韩守礼爬在短墙上，出神地望着那些修理好的小平车，随手拿出烟盒来。正在这时，蒋二友拉着一辆小平车走来。

蒋二友：“韩守礼，刚来？”

韩守礼：“唔。蒋二友，来一支。”

蒋二友接过了纸烟：“嗨，牡丹！”

两人点火抽烟。

蒋二友：“依我看，你当这个农建公司的采购员，比公私合营前在兴隆货栈当跑外的，日子过得还要舒服！”

韩守礼：“不提那码事了。”

蒋二友：“说正经话，你门路广，人头熟，能不能给兄弟帮忙买辆小平车？”

韩守礼：“你要小平车干啥？”

蒋二友：“咱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。以前来工地，图个高工分，能多吃点补助粮。如今要节约渡荒，补助粮减了。……再说，咱不能单等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因此想回家去跑跑运输。”

韩守礼：“嗯，是个赚钱门路。我给你留心就是了。噢，见你们卫副指挥没有？”

蒋二友：“刚回了宿舍。”

十

卫永安的宿舍，虽然是一间小土窑洞，但收拾布置的有条不紊。

韩守礼坐在小桌旁抽烟，卫永安在给他沏茶。

韩守礼：“前几天我去专里跑了一趟，杨玉琴给你捎来一张新照的像片。”他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像片来，“你看看，出脱的比以前更漂亮了。”

卫永安接过像片来看了看，叹了口气，随手把像片扔在桌子上。

韩守礼：“你这是怎啦？”

卫永安：“今年春天，她提出来要一辆自行车，多亏你帮忙，总算给她买了。上个月来信又提出要一块‘大罗马’……”

韩守礼：“给她买一块不就结了。”

卫永安：“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！我看不如趁早吹了！”